

新大陸

66

詩雙月刊

二零零一年十月第六十六期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Oct. 2001



為死難者哀悼

創刊十一週年紀念

目錄

No.66

目錄	封面裡	向 雋	問路／分行	22
編輯筆記	1	世中人	證據／歷史的嘖嘖	22
詩創作		秦 松	五月的傷痛	23
紀 弦	在這個第三號行星上散步	羅 瑩	前題	23
秀 陶	現在	冬 夢	悼亡母二首	24
王露秋	痛	施漢威	歲月	24
陳銘華	乒乓球	藍 兮	迴雁峰／般若	25
毛 瀚	狼與狗	李 斐	奉獻／紐約的隱士	26
五月	覺醒	子 衿	驚夢	26
安安	祈禱詞	榮惠倫	風笛笛郎系列 二首	27
秦 人	關於年輕的話題	伊 農	現實：最殘酷的童話／ 某詩人印象	28
黃 梵	融雪之初／路上			
王性初	夜的生存方式	內衣廣告		
鄭建青	悼紐約消防隊員	12-13		
杜風人	醉眼千峰頂上 世間多少秋毫			
藍 亭	沉默的夢想	譯詩		
莫 云	世紀驚爆	秀 陶	奧司蘭德詩兩首	28
劉 川	我與母親與洋蔥與黑羊的世界	鄭建青	美國詩人弗蘭克·奧哈拉作品選	29
魯 鳴	告別者及其影子	張索時	杜伊諾哀歌 / 里爾克	30
銀 髮	眼淚／地鐵			
遠 方	旅順口三章	評介		
熊國華	俄羅斯風情一條街 四首	紀 弦	論感覺與幅射	32
沈浩波	大連十七章	秦 松	吾思吾詩	34
夜 林	廣場／等待明天	劉耀中	美國詩人羅拔·弗羅斯特	35
季 陽	海邊，腳的冥想……	附錄：黃伯飛給劉耀中信		38
沈 方	春天的來臨是一場災難／ 夜，在旅店	詩訊		
黃伯飛	我的愚蠢／眼睛的聰明	詩 訊	封底裡	
冉 莊	你好洛杉磯／俯視大峽谷	封面	新聞圖片剪貼	
杜運燮	又是“好個秋”			
尹 玲	只是為了能再看你			
臧 棣	繞口令			
李雲楓	藍			
劉自立	一日又見龐德			
劉 波	狗			

■紀弦

在這個第三號行星上散步

在這個第三號行星上散步，從一個洲到一個洲，從一個國到一個國，看山，看水，看花，看樹，看那些動物，會跑，會跳，會爬，會走，會飛，會游泳的，還有一些會唱歌，會跳舞的……多好玩啊，這世界！

瞧那 Mongoose 正在大戰響尾蛇。而一隻駝鳥卻把頭埋在砂土中。可憐那些剛出殼的小海龜，多半被老鷹吃掉。兩隻公鹿打架打了半天，卻被一群餓狼發現。而在南極，那些企鵝，走起路來，人模人樣。多有趣啊，這世界！

當然，也看那些人類，人類中的女人，例如瑪麗蓮夢露，的確是個尤物中的尤物。至於那些男生，沒有什麼看頭，因為我也是個大丈夫，彼此都差不多。

散步在這個第三號行星上，從二十世紀到二十一世紀，從小到老，把人生的滋味嘗盡，酸，甜，苦，辣，單純的，複合的，還有一些無法形容，說不出來的味道……而總之，悲，歡，離，合，如戲，如夢，夠了，夠了，夠了。

到如今，我背已微駝，兩撇短鬚相當性感的已如霜，而頭頂上的光環也愈益暗淡了。但是站在太平洋邊，極目西望，引吭高歌，其音色之美，音量之洪，猶不減當年，人家說。因為我來此世，就是為詩而活著的；亦將為詩而死去，此外，無他。

於是到有一天，當我的孫女玲達·路，以其美國律師身份，依照我的預立遺囑，把她爺爺火葬之後，我就可以對此奇蹟的地球及其荒涼的衛星說再見，回到宇宙深處，欣然出席藍袍金冠手持紅寶石權杖詩的大神之邀宴，在那四度空間至極華美不可思議的旋轉廳中，把我生平所寫詩千首當眾朗誦一遍，而博得全體在座古今中外男女詩人一致的喝采和如雷的掌聲。

二千零一年三月初稿，七月定稿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唯來稿一經刊出，將致贈該期一冊。本刊逢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原稿紙騰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E-mail : tchanw@yahoo.com

■秀陶

現 在

現在難道是個大西瓜麼？你一刀下去把它切成兩半，一半是明天一半是昨天。現在竟被你一刀攪得不見了

現在那男子坐著，現在他站起來。他走開幾步，又走回來。他在原處坐下。他又站起來……現在產房裡傳出一聲嬰啼，那男子手心沁汗，現在是男是女也還不知道

現在真的不成個玩意

現在是個久未結案的逃犯，因為久久不能緝獲，眾人皆已淡忘，現在那傢伙可能就住在你隔壁

或者是那個小雜貨店的胖老板吧，現在，也沒有什麼儀式，他把一塊膠片一翻，馬上就把Closed翻成Open

要不然就是廚房裡的那個水龍頭，久久它才漏一滴。滴時它唸入聲音“凍”。你在滴與滴之間替它計秒，過了久久，現在你都計忘了

然後你拈起書頁，你以為是兩頁，你沾口水搓了半天，現在你發現不就是那末不可分割的一張麼

最荒唐的是一廳人寂然地坐著，端聽一個穿一件理髮師一樣的但卻是黑色的長袍的男子嘮叨。直到他把一個木槌在桌上一敲，現在傢俬才開始移動；人們才嘈嘈切切地站了起來

現在是傍晚七時許，你坐在荒涼的海灘上，看層雲遮擋住漸沉的太陽。現在你什麼也不想，連她的葷蕃茄也不想。現在你握一把乾沙，任它漏過指間飄落，現在你只是又握取一把……

■王露秋

痛

諸多的疾病引起諸多的痛；痛有很多種。

偏頭痛產生於一種自身不能調合的矛盾：一隻眼要昏睡百年而另一隻眼卻要清醒地看這個世界。

饑餓時的胃痛源於自己與胃之對峙。那種痛是發現與自己原是一體的器官因著色香味的誘惑而背叛倒戈自己的痛。

消化性潰瘍所產生的痛是絕對不同於拔牙後的痛的。前者是因為擁有全世界而後變得茫然的痛，而後者是因為失去一個不大也不小的東西而產生的空空洞洞，無所歸依的痛。

岔氣是一種遊走於胃部肌肉與骨骼之間的無名痛；是被人哪壺不開提哪壺的隱痛。

慢性腸炎是那種總以為拉一拉就會過去，可最終還是無著無落的痛，倒有些像失戀的心情。

切菜切到手指的痛就像母親看到孩子摔跤擦破皮時所感受到的，傷口雖小痛卻極強，直刺心尖。

坐骨神經痛是最徹底的。絲瓜嫩嫩的觸鬚被毒日頭狠狠灼傷時，那痛一下子就傳到了根部。

鄉愁是一種在出生時就埋下的痛根：多年之後才發現原來臍帶斷處竟是人生第一個可能發炎發熱的傷口

以前會不斷地問：“人生為什麼會有這許多的痛？”現在才有些許明白“我痛故我在，我在故我問”的道理。

2001年L. A.

■陳銘華

乒乓球

除了小時候玩過的玻璃彈珠外，我熟悉的球類中，乒乓球大概是體積最小的了。本來直徑38毫米，後來大概為了應付強勁的中國速度，美其理由為增長比賽時間以吸引觀眾，放大成40毫米。可惜，近來的男女單打、雙打、混合打等等項目的賽事依然由中國運動員包辦前數名。照這樣看來，乒乓球和球桌的體積可能會越來越大，直至還原成網球這樣由西方領風騷的地步方能罷休

其實這樣說有點不公平，美國大多數喜歡體育的人，根本不清楚乒乓球的來龍去脈。直到最近，上班的公司置了兩張乒乓球桌，乒乓球才在我們這些從來沒有玩過的人中流行了起來。可是小傢伙滑溜溜的，嘴不能咬，手不能抓；球拍則似鏟非鏟，無洞無網，橫握豎拿都好像是把槍頭掉向自己一樣不怎麼對勁。可以想像得到，這兩者只要輕輕一相碰，觸電似的笑話還會鬧的少麼

在室內的時分，門一開它就溜了，十足是“阿崩叫狗，越叫越走” *；門一關就專往意想不到的、令人尷尬的地方鑽。女方揮拍，它朝男的要害直飛；男方開打，它不懷好意地瞄著女的胸部。有一次它終於得償所願，飛到一位穿低胸裝的年輕女同事的乳溝去轉了一圈，在她哈哈亂成一團的笑罵聲中，還不肯馬上出來，害得我們羨慕不已。在室外的時候不容說更加放肆，上屋簷，下地窖，入花叢，穿堂過戶，無所不為。稍稍看得緊了，就會鬧失蹤一去不返。十分接近有生命的那種既非真實亦非虛擬的意識型態

不過，比起其他一切有生命的東西，乒乓球還算是乖巧聽話的！時下的青少年不必說，就說電腦吧。電腦的生命不也是人類賦予的嗎？可電腦的生活、習慣、聰明才智，甚至野心都越來越凌駕人類之上，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情。它一旦會產生能源，自力更生，反過來控制人類的事實在小說和電影中已經出現。幸而，乒乓球顯然不至於此！雖然，它也像人一樣，打擊越大，反彈越強。雖然，它也有許多人類特有的劣根性，但它沒有電腦這樣高的IQ，也沒有人類那樣大的野心。雖然，很多時候我們會看到它站在網上，不知是往這邊倒還是往那邊歪的猶疑表情。雖然，它刁鑽古怪的程度，往往也令我們啼笑皆非。雖然，它無沫可濡，而我也無江湖可忘，但我們卻漸漸成了相交相知的好朋友

2001年七月十五日洛城

*廣東俗語。

■毛翰

狼與狗

在野為狼 在朝為狗
——題記

狼

夜之孤膽
野之幽靈
生存的空間日漸窘困
獨往獨來
或糾集二三同黨
與饑寒及獵犬周旋
是你每天的必修課程

自由儘管脆弱
卻是唯一的財富
嗥歌儘管粗野
卻是生命的本真

所有的敵意
都緣于你的不肯歸化
所有的惡名
都因為你至今仍桀驁不馴

最後棲息與思考的領地
每一天都可能失守
失守也不失節
你這樣獨白，或對白
與孤傲的天狼星
夜空裡你那唯一的圖騰

狗

狼一經馴化即為狗
狗的角色多種多樣
概括說來有二

一則從武
一則從文

從武者犬牙鋒利吠聲肅殺
善于奔跑和廝咬
一向稱為走狗
從文者口齒伶俐目光諂媚
善于撒嬌和作態
是為寵物或弄臣

狗最可寶貴的資本
是讓主子相信自己的忠誠
為狗者都能嗅出主人的心思
狗通人性

不能說狗是天生的賤骨頭
屈辱和難堪大多有回報
狗比誰都精明
許多醜行陋習如狗改不了吃屎
都已是陳年故事了
如今的狗越來越有派頭和身份
只須看一看商家琳瑯滿目的狗食專櫃
和地攤上掛狗頭賣羊肉的行情
就該明白如今做狗
至少不比別的選擇更蠢更笨

狼狗

走近狼的世界
聲稱自己是狼
走近狗的世界
聲稱自己是狗
狼圖清名
狗圖實惠
唯我狼狗名實雙收

■五月

覺 醒

掰開深藏心底
那鏽色的抽屜
裡面有
早被蒸發掉的記憶
它是慾望鞭撻下的屍體
在夜裡化作
來不及輪迴的夢囈

當鏡子照不到了自己
摸到也只剩空虛

噢
不願記起
不願記起
我
不過是上帝腳邊的一坨泥

作狼嗥，體驗一刻本性
當然過癮
作犬吠，算是履行職責
也不覺得難為情

狼和狗都是哲學家嗎
唯心主義的狼崇尚心靈自由
唯物主義的狗追求物質享受
但唯心唯物都有所偏廢
不必信守
世上有一種更高明的處世哲學
是心物二元主義
世上有一種更高明的哲學家
是狼狗

2000.1.11寄自重慶

讓我的愛大于恨
讓我的假小于真
讓我的所欲漸化虛無
讓我的付出漸近無倦

讓我習慣于淡飯粗茶
不再追逐什麼食美室雅
讓我習慣于明月清風的圍繞
而生厭于酒綠燈紅的燃燒

讓我寧願涉足市井的粗野
而不從流于高貴的虛偽
讓我死在卑微者的戰場
而不在野蠻或怯弱裡
做一個不可一世的屠夫
或是樂不思蜀的傀儡

讓我從容于白日的徒步
讓我平靜于暗夜的思考
讓我陶醉于生命的感動
受騙千回也不養成鐵石心腸
讓我喜悅于歌聲與微笑
縱使歷盡磨難也永記夢想的崇高

雖然我所思已日益狹小
我的所願已日漸枯萎
我已不能再剝皮為紙
析骨為筆 刺血為墨
好抒寫歷生的宏願
化為動地驚天的誓詞
（在此物欲橫流的世界
也許我的存在
亦將會是一個美麗的謊言）

惟願臨命終時
當一切種種息將遠離
心中有此一念 念念相隨
我于生死大海 穢惡中游

■ 安 安

祈 禱 詞

■ 秦人

關於年輕的話題

時間說
我已經不知有多少年了
我已經蒼老了

我說
你的步伐和過去一樣輕鬆
你並未蒼老

大海說
我已經洶湧澎湃了不知多少年了
我已經蒼老了

我說
你的力量還和過去一樣強大
你並未蒼老

九十歲的老人說
我已經歷盡人間滄桑
我已經蒼老了

我說
你的兒子、孫子都是你生命的延續
你並未蒼老

愛情說
我已經被詩人歌頌了幾千年了
我已經蒼老了

我說
現在和以後的詩人還將繼續歌頌你
你並未蒼老

■ 黃梵

融雪之初

雪光赤 對水晶又有什麼了解
該看見寒冷的松林 路不拾遺
上午 皓齒轉寒
雪澤使凡人發亮
一所房子 讓人分心
你倦于冰舌 門深而冷
望它 歌詞會從壞處改唱
鳥躍動 瓦上 燦爛之極
也許一刻 滿林是風
上午我遠離了石屋
刮過臉 千慮一得
容易想念

路 上

路上，他的期待變成了疾風般地穿梭
清晨的甘露渴望濕潤他的頭髮
城門內有充滿險象的一環
像失意後的心失控

在忍受紅燈的拖延中，他對過去的事物
充滿興趣地羅列著……
一片新起的黃樓已經離青巷不遠了
對這條路的抱怨也離懷念不遠了

櫻花是每個路過湖畔的人都能看見的
路上的門窗像春花紛紛開啟著
今天和更遙遠的那些……
它們的關係在光線中將如何變？

有幾個活脫脫的男生
打扮成夜色朦朧行色匆匆
沿路叩問迎面而來的生者
生存方式的巢穴建在何方

生者茫然生者的眼睛死了
男生的希望仍然活著
在霓虹的引導下繼續搜尋
驀然回首爆發一陣驚喜
生存方式就在眼前
就在許多缺乏生存的方式中現身

生存方式以吧的個性活蹦亂跳
讓男生們有了吧的快樂
隨後有女生姍姍入夥
咖啡與其他飲料也應邀助興

嗑叨在漫無邊際地遼闊
時空狹窄時空侷促時空委頓
將吸管靠近易拉罐的嘴唇
生活方式早被不知不覺地掏乾

2001/8/26寫於瀋陽《生活方式咖啡廳》

■ 王性初 夜的生存方式

也許等到貢果變黑了，它的那份
對沉靜和耐心的渴望還保持著
也許他在渴望中，對遠處的想法
變成了針尖的一點

……蔥油的飄香從小巷
慢慢延伸到街上，阻攔著上班的人流
……他，像一個食慾旺盛的孩子
緊跟一陣香風，吸收著

■鄭建青

悼紐約消防隊員

2001年9月11日
陽光燦爛的早晨
他們星急火燎地
衝向世貿大廈去
滅火，去滅來自
地獄的邪惡之火
他們衝上高高的
大廈，他們衝上
衝上衝上，一心
要趕快救人滅火
他們無畏地衝向
滾滾黑煙，他們
無畏地衝向熊熊
烈火，他們無畏
衝向世貿大廈的
坍塌，他們無畏
燒成骨灰，燒成
一只只鳳凰再生
在悲者心中飛翔
在悲歌聲中飛翔
在悲國空中飛翔

■杜風人

醉眼千峰頂上

世間多少秋毫

——元好問泰山上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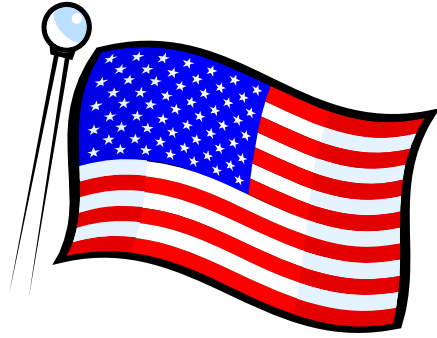
醉它千百回 難消胸中蘋果紅燃燒的酒味
眼看 宗教毒蠱強暴了紐約的自由女神
千萬滴失貞的血淚醉成一條世紀血河
峰會上 超強梟雄心中的白蟻仍詭辯
頂尖保險套 導彈能自慰勃起的夢囈
上市的股票 豈知保險套的世貿雙塔如此早洩

世間恨仇情何以堪 問中東真主
間隔長安千萬里 尚能沽賒
多少詩愁 問後現代盛唐酒中仙
少陵莫笑楚狂人
秋風秋雨秋斷腸 千秋
毫厘 問聖人孔丘別問我

註：借用荷野詩的“後現代盛唐”

2001年九月十五日·西貢孤獨島





■ 藍亭

■ 莫云

沉默的 夢想

——致2001.9.11災難

沉默，直至一切化為灰燼
直至濃煙和隕石從天而降
直至人群恐慌，
從陰影向外狂奔
直至遙遠黑夜裡的猙笑
夾雜來自地獄毀滅者的撕嚎
從鎖定平靜海港的天空
沉重撞擊，無形癱瘓
直至飛揚空中的焦急，和憂懼
籠罩著世界血色的黎明
直至文明游蕩五千年的祭日

所遺留的不只有
悲涼，僵屍，或者殘骸
沉默，無言的哀痛，
和那無法重現的合影

萬里晴空之下
自由的夢想，靜靜地
在不遠處的島嶼上
被女神高擎著，依舊熊熊燃燒

世紀驚爆

——記九一一世貿大樓爆炸

驚雷一爆
螢光幕上濃煙密佈
東岸高樓叢林中
火光乍起

怔忡間
又見一架飛機展翼離弦
射破晴朗藍天
一箭穿透第二棟大樓的心臟
烈燄倏然爆破
樓身碎裂似血肉飛濺
煙塵蓬起如濃濁噩夢
而後，層層疊陷
轟然坍塌無底煉獄——

舉世驚怖的眼神中
曾經高山仰止
巍然傲立如雙鶴的地標
就此相繼灰飛煙滅
殘垣瓦礫下
只剩一場沉沉夢魘
和滿地破碎的心

■劉川

我與母雞與洋蔥與黑羊的世界 (四首)

母 雞

老母雞下蛋，它孵啊孵
幾乎不吃不喝，幾星期才從窩裡下來
吃一把玉米，拉一泡稀屎。
母親看一眼母雞，織著毛衣。
看一眼母雞，再織。
我在凳子上蹭來蹭去，在課桌上
亂劃，而明天的作業將變成
大家的恥笑。老母雞還在孵蛋
母親還在牽扯毛線，我的身子一下子
長大，那毛線隨之變長，線團在母親身下。
雞蛋在母雞身下。
媽媽，今晚我想起那院子
那用舊的梯子、大車和門閂
那槐樹、板凳……一切流逝得多快。
而媽媽，你是怎樣用線穿起了這些留給我？
還有那牆角裡的母雞，今夜變成了
一把雞毛撻子的母雞，
我拿它擲著窗上的灰塵：
它成功地從當年的雞窩上站起
它已把一窩雞蛋孵成了星星！

舊 牆

我曾把一塊石頭從牆上拆下
那牆殘缺了一部分，它的傷口
在風雨中保留。昨天我回故居
懂得了這巨大的傷害，我跪下來撫慰那牆
而我已丟了那塊石頭。

獻給父親的小輓歌

他睡著了，閉著眼睛
閉著眼睛，他睡著了
像一只手電筒被上帝閉了電鈕
又把他放回了黑暗裡。

洋 蔥

廚房裡缺一個幫手，三個男人中間
我起身去幫妻子，對付菜板上的
幾只洋蔥頭，它們剛從千里外的鄉下來。
我記得幾千里外的鄉下
媽媽愛做炒洋蔥
用她每早從羊舍木槽下摸出的新鮮雞蛋、鴨蛋。
她切著洋蔥，當曙光淌進門縫。
她切著洋蔥，當風吹動窗簾。
她切著洋蔥，當貓從茶爐旁跳開。
她切著洋蔥，當我扔下身體在床上，打開電視。
她切著洋蔥，當皺紋爬到她身上。
她切著洋蔥，當新的一茬洋蔥種子又埋進泥土，
而不久是她。
她切著，洋、蔥，當她握著半只洋蔥離去。
我記得她的每一個姿勢：洋蔥裂開
潔白的蔥肉一片片散開，她不小心
揉眼，淚水濺出。

廚房裡缺一個幫手，我被叫去切洋蔥，切，洋
蔥。
我流出淚來，洋蔥都到刺眼，

■魯鳴

告別者及其影子

一年緊咬著一年
你走了，風依然吹
有些東西挺立著
我們是不是能離它們近一些
讓它們不至于太過分地對我們陌生
佔據我們已漸稀少的日子

望著你留下的影子
眼眶裡難免濕潤
我們席地而坐
在你的純粹裡安祥和平
沒有多少語言可以說清我們有過的迷惘
一種悄聲無息的生命
對我們說，該是總結的時刻了

不需要物理的距離
我們照樣和你溝通
你帶來的青草和被遮掩的風景
在這城郊呈現，期待秋天的氣象
我們不會再在又髒又暗的街道上行走
你的痕跡，已使我們能分辨方向

前世來生，我們命中注定和你相遇
酒杯、紙幣和彩色的風衣
都是最好最平常的記憶
我們把它們當作裝飾物，掛在牆壁
客人們都覺得很別緻很美麗
在一個叫做家園的地方
你作為告別者及其影子
都是我們保持靈性的天意

2001/8/21 火車上

■銀髮

眼 淚

眼光光地望著癌症中心
天花板上
垂下的兩行詩句

一行被風吹走
另一行
被冷氣蒸發

我發覺
被風吹走的一行
留下風乾的兩個字

2001-07-23紐約

地 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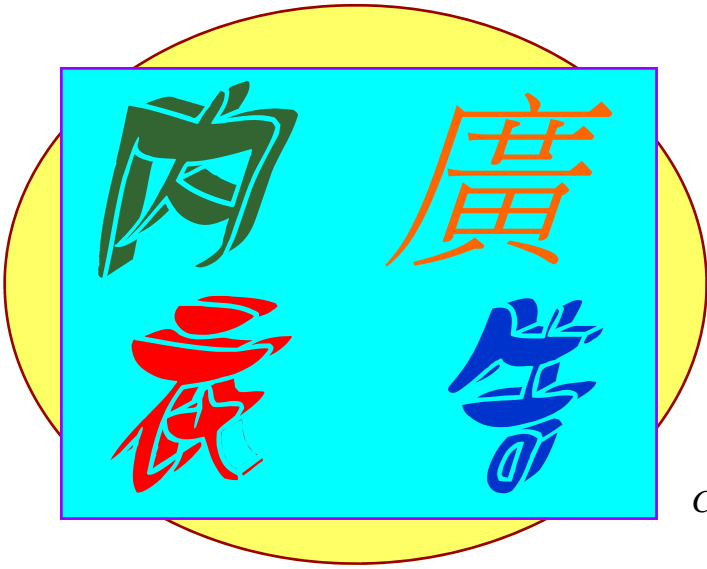
地鐵是下班回家時
打瞌睡的
搖籃

我一直打著瞌睡回家
地鐵站把很多夢
一個站一個站地倒出去

因此
回到家時
你什麼夢都沒有了

他空著肚子
煮
即食麵

2001年7月22日紐約



百樺、鄭愁予、許世旭
 、許福吉、向明、洛夫
 、商禽、辛鬱、非馬、
 陳銘華 →

Copy Right © 2001

《內衣廣告》一輯十首成於大連“第六屆國際華文詩人筆會”期間。為增加讀者趣味性，大標題左旁詩人姓名作不規則排列，以下詩作則依詩成先後，以阿拉伯數字為序編輯。正確作者及成詩因由請參閱第13頁答案。

——編者

①

赤裸的
 最後一道防線
 撤啦！

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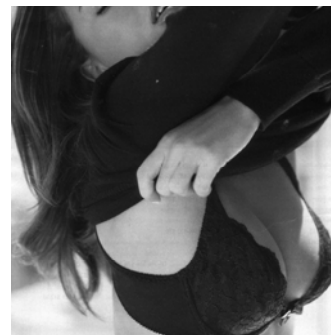
穿
 著
 我
 你
 更
 跳
 脫
 昂
 揚

③

在侵犯我之前
 你必須脫掉我
 這最後的尊嚴

④

我用力地脫掉它
 又有氣無力地
 穿上



5

不要穿

6

不要穿那個東西
可以直輸宇宙氣



7

像光一般光滑的
你肌膚的守護神

8

我穿這內衣是因為要
使你膽子大一點兒

9

我穿這內衣是因為要
使你堅強一點

10

信賴與妥協之間
人讓
發聲待發

商會 許世旭 辛鬱 鄭愨
馬 陳銘華 向明 洛夫

輯作品和作者依序為：非
列次序從最先調到最末。本
後才收到他補寄來的，故排
原作，新作是編者回到洛城
詩人中傳閱，但許福吉捨棄
完成後方在其他參與創作的
多同時完成，我等三人作品
者許福吉，非馬和編者差不
另外，當時首先完成詩作

Alhambra, CA 91801, USA
329 S. La Palma Ave.

本刊聯絡洽商。聯絡地址：

內外有興趣的公司企業請與

權為本刊和詩人所共有，國

，故特聲明：本輯詩作，版

，而企業家亦有比實識眼光

人們能創作出優秀的廣告詩

，衷心實希望有朝一日，詩

夜”為題。當時雖半開玩笑

大消費的角度提出，以“內

從孩童和女人用品佔市場最

告》短詩，惜效果不彰，遂

的《啤酒廣告》、《汽車廣

編者以前曾創作過一系列

然無可限量！

能結合一起，則詩的前途自

，而詩不能！如果廣告和詩

無他，只因為廣告可以賺錢

比詩還要“詩”得多，原因

編者認為，美國的許多廣告

間談中提及詩的前途問題。

與詩人非馬、許福吉在一次

今年大連詩會期間，編者

答案：

Copy Right © 2001

■ 遠方

旅順口 三章

1. 一路平安

祝你一路平安
——旅順
很小，我就會猜這個謎語
如今，我站在
遼東半島最南端
呵 旅順口
你吞吐過近代史的雲
你目睹了時代的滄桑之變
我生也晚
來也晚
可作為炎黃子孫
旅順 這個名字
早早就記憶在心
面前是
敞開胸懷的渤海
是風雨過後藍湛湛的晴天
我默默禱告——
母親呵
你不再有苦難
從此
從此一路平安

2. 日俄戰爭陳列館

狗咬狗一撮毛
可我們
連趕狗的氣力
都沒有

只能眼睜睜
被惡鬥的狗們
撕裂肌膚
毀了容顏

3. 遊客

癡癡迷迷
恍恍惚惚
都進入了角色
講解員流暢的日語
是最好的催眠曲
——不要去驚動
這些人
重溫舊夢
只是他們用的
是中國枕頭
可惡

* “第六屆國際華文詩人筆會”
今年八月在大連舉行，筆者因此
得以瞻仰旅順口的風采。

■ 熊國華

俄羅斯風情一條街

陽光飛瀉
鋪開一條繁華休閒的街道
滿眼俄羅斯風情
在中國大連

尖銳的屋頂。刺刀。十字架
曾經深深地刺傷我的中國
心，在流血……
當年的“老毛子”北極熊一般
踐踏東北的土地
喝醉酒就不幹好事
孽種流傳，“二毛子”
又生出“三毛子”、“四毛子”

如今“老毛子”早已蓋棺
他們的後代已成了中國人
他們留下的房屋
成了大連招攬遊客的風景

陽光飛瀉
鋪開一條繁華休閒的街道

2001年9月1日

龜裂石的傳說

金石灘，水是藍色的
天也是藍色的
金石灘最值錢的不是黃金
是一塊6億年前的龜裂石

我站在渤海之濱
撫摸龜裂石上龜甲一般的
裂紋，思考烏龜長壽的道理
以46歲的生命，想像
6億年的漫長……
為了把這種對比固定下來
我請詩人綠原的女兒
為我和龜裂石留影
海風吹動她的秀髮
我覺得她很年輕
她腳下的浪花更年輕

我撿了一塊脫落的龜裂石
我要把這永恒的東西
帶到廣州
傳給我的兒子與孫子……

2001年8月24日于大連

在大連留下 一點遺憾

飽覽現代化的大連
海濱花園城市風光
惟獨沒有看到
高頭大馬上的女騎警
因為有這麼一點遺憾
我想再去一次大連

2001年9月1日

月餅的控訴

題記：1932年9月16日，日偽以“通匪”的罪名，對撫順平頂山村400多戶，3000多村民進行大屠殺。那天正好是中秋節，瀋陽市“九·一八”歷史博物館內，至今陳列著“平頂山慘案”被害群眾留下來的炭化月餅。

這是一塊吃了一半的月餅
殘缺的月餅憤怒的月餅
它的記憶是黑色的

這是一塊花好月圓的月餅

69年前平頂山的村民

正在歡度中秋佳節

魔鬼裝扮成天使

把村民們全部騙到山頂

照相機變成了機關槍

對著3000多手無寸鐵的村民

掃射、掃射、掃射……

肉體洞穿，血肉橫飛，血流成河

掃射、掃射、掃射……

一個半小時的屠殺，因為

傳來一聲嬰兒的啼哭

又繼續一個半小時的滅絕人性

這是一塊被3000人鮮血浸泡的月餅

這是一塊與3000人遺骨埋葬的月餅

這是一塊穿透歷史時光記錄著

日軍侵華罪行鐵證如山的月餅

自從“九·一八”事變

東北的月餅就變了顏色

這塊“平頂山”的月餅

至今仍找不到它的主人……

■沈浩波

大連十七章

- 1
在保險大廈的七樓
我咳嗽了整整三天
- 2
曾經被山林裡的豹子
嚇得尿了褲襠的詩人
在席間，扔出了自己的杯子
那天晚上，他做了三個鬼臉
- 3
親愛的屁股，親愛的乳房
你敢不敢和親愛的南美女人幹上一場
- 4
穿過一座廣場，我們拐入
一條僻靜的小街
餃子店已經關上大門
紅色的燈籠掛在遠處
在這條街上
走了兩個來回之後
我們又回到了廣場
- 5
令人生厭的是另外一個老人
- 6
男兒有淚不輕彈 但要
在什麼時候 在哪裡
這是在大連
在啤酒和海風當中
皮靴踩響積雪
母語和高腳杯相撞
剛從鹿特丹飛回

那個長著塑料臉龐的男人
他的哭聲在傳染
另一個男人
在深夜放聲慟哭——
他年輕時的偶像
而今已步入暮年

7
我已經給我的女友
打了八個電話
我其實深愛著她

8
我們都已看出
今晚他將
躲在被窩裡手淫

9
這是你的地盤
我當然害怕
你說要卸下
我的一條大腿
但今夜酒紅如血
在九個男人
和一個女人面前
我將不得不迎上
鬥雞般驕傲的脖子

10
我不和沉默的人乾杯

11
她的詩寫得真好啊
那個棕熊似的老傢伙
興奮地叫道
我真想搞她一次

12
對著大海撒尿
海水漫過

浸入細沙的皮鞋
我害怕海濱浴場的工人
會從背後
一把揪住我的腰帶

13
他們都在專心地
審閱手中的詩稿
六個男人
散亂地坐著
屋裡一片寂靜
沒有人聽到我的那聲驚叫
“第五卷詩稿裡
居然夾雜了兩根陰毛”

14
身體沉默著，詩叫喊出它的聲音

15
還好，大連
你的女人和你不一樣
比如阿旎和阿萍
她們裹上乳白色的大衣
並排坐在
擋風玻璃的後面
她們的身子
暖乎乎的

16
我的雞巴裡充滿了鮮血
這是伊沙說的
不要讓腐爛的南方
吞噬掉你的身體
這是我們
對謝有順說的

17
我們在取笑她：一邊做，一邊
痛哭流涕的女人

■夜林

廣場上有一個石凳
石凳上面有一張報紙
報紙上面有個杯子
杯子裡面有水
水上面飄著一枚落葉
落葉上面有一只蟲子
它在產卵

廣場旁
政府大樓的樓頂
市長望著遠方
他的眼鏡
在陽光的照耀下
很亮很亮

等待明天

窗前的一顆楊樹
每天都無事可幹
它在等待明天

它每天都在等待明天
今天的楊樹
和昨天的楊樹
沒什麼不同

一個月後
楊樹上長出了
一個鳥巢
和一個月前的
終於有了不同

此刻我的窗台上落了一些灰塵
我在想
它們是什麼時候落上去的

■ 季陽

海邊，腳的冥想……

在黃海邊，我
撿到一只濕潤的腳
那塊一寸大小的腳形石
在潮汐時蠢蠢欲動
又在陽光下寸步難行

無望地躺在海灘上
像一只被縮小的野蠻的左腳
尋找久已失蹤了文明
翻過來一看
卻像一只文明的右腳
逃避緊追不捨的野蠻

對於大海，我也許是一只腳
另一只腳在何方？
我，一個失去方向的詩人
將這左右未卜的腳形石
懷著冥想帶往彼岸……

2001.8.22于大連

我們接受各界人士樂助印刷費用，數目不拘，
支票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 寄本刊通訊處：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感謝 無名氏： \$50.00 **支持**

■ 沈方

春天的來臨是一場災難

春天的來臨，是一場
不可收拾的災難，
雨注定要延續整個下午。
我撐著一把黑色的雨傘，
站在人行道上，等待下雨，
等待夜晚，等待路燈，
等待燈光像雨一樣落下來。
我的等待，千百次
從窗口飛出像扔出去的垃圾，
穿透漫長的雨，掉在地上
就是一只死去的小鳥。
這就是春天，這就是開滿花朵的街道，
而死去的小鳥留下的夢
沒有巢穴，是如此不可捉摸。
在無名的芬芳中，
我等待雨的消逝，等待南風，
我經過一扇窗，經過這唯一的通道，
讓我就重疊在春天裡，
並且淋濕。

夜，在旅店

夜已經將我們包圍，
使用熟悉的語言，如同一個
在約定時間裡到達的朋友，
使我們不能脫身。

在脫離現實的旅途，
我們走到植物的隱私之間，
圖畫掛在牆上，與睡眠相距不遠。

從切斷電源的生活中，我們夢想
在燈光裡穿過長長的甬道。
在黑暗中交談，我們進入房間，
永遠看不到周圍發生的悲哀。

■黃伯飛

我的愚蠢

我要在山川之外
尋找山川
顯然暴露了我的愚蠢

可是愚蠢愛上了愚蠢
一輩子廝守下來
它總在砭人肌骨的嚴冬之後
送給我一個沁人心腸的陽春

我對著鏡子
為愚蠢畫了幅像
它笑我怎麼不進到鏡中來
我怪它怎麼老躲在
那一片玻璃水銀外

我還未愚蠢得那麼甚
把鏡子向地上一摔
希望鏡中的愚蠢
忽地在碎片中站立起來
手挽手，和我一齊逍遙在
山川草木，萬里晴空的雲霄外

眼睛的聰明

需要說話，可是嘴不作聲
讓給耳朵；可是耳聽不到聲音
於是推給眼睛；於是眼睛楞住了
只是楞住了，楞楞地望著另一對眼睛
眼睛說話了
眼睛彼此說的話

■冉莊

你好洛杉磯

高樓擎天，
大道縱橫，
車輛如織，
人流穿行。

各行其道，
步步為營，
個個方陣，
有序行進。
你好啊！洛杉磯，
請接受遠方朋友，
幸福的感受，
真誠的致敬。

2001.7.30洛杉磯

俯視大峽谷

站在峽谷邊緣，
俯視萬丈深淵，
樹掛懸在峭壁，
奇石刀削斧砍。

谷底印地安人，
正在騎馬射箭，
兩隻駿馬正把，
一群獵物追趕。

2001.8.5於大峽谷

■杜運燮

又是“好個秋”

忘不了那一年，我愛上了“好個秋”

連鴿哨聽來也顯得成熟的秋

遠離雨季、海洋和大風大浪

視野寬遠，能睡個安穩覺的秋

說不清吹來的是第幾陣秋意

醉人的香味把秋花秋葉染透

那是個智慧和感情都開始成熟的秋

20幾年過去，喜見更愜意的“好個秋”

全新的新名詞預示更大的新豐收

南水，西電，新奧運

凍土鐵路，三峽平湖

惱人的卻是連“虛擬”也虛擬不出

幾十年，百年後陌生化的神州

北京的鴿子是否會換新樂器

又會有多少個，怎樣不認識的“好個秋”

注：1979年秋，我寫了一首詩〈秋〉，抒發我從當農民的山西回到北京看到改革開放後新氣象的歡愉心情。沒想到次年該詩在《詩刊》發表後，竟挨了罵，而且我和詩還被罵出了名。進入21世紀的第一個秋天，有幸看到中國作協、現代文學館、首都師範大學詩歌研究中心、《詩探索》雜誌等四個單位為“九葉詩派”舉辦研討會，十分高興，頗想寫詩抒懷。正好最近重讀辛棄疾詞〈醜奴兒〉中的名句“卻道天涼好個秋”，觸發我的所謂靈感，寫下這首近作。因為我本來早就喜歡讚頌秋天的那“好個秋”三個字了。

2001.8.7北京

■尹玲

只是爲了能再看你

只是為了能再看你

欣賞你凝睇我時的深眸

嗅聞你環擁我身的體味

聆聽你低訴蜜語的柔聲

那種語言

只存在於你我之間

你的法語

閃爍阿美尼亞加上阿拉伯

和義大利的文化色彩

我的法語

盈溢中國以及越南

和西班牙情調的薰陶滋潤

纏綿著多少種與眾不同的動人風情

自然無需勞動任何人理解探原

X X X

然而要看到你

需走的路是如此難解的艱巨

遠離亞洲小島至地球的另一端

細察花都的錯綜萬花筒

尋取紛亂中可用的通行證

精選一雙恰好飛翼

將我送至你原始的所在地

X X X

你的所在地卻依然是

一個不雨的世界

我心深處狂湧多少情淚

珍珠也似地向它傾瀉

企圖重新尋回那年

你曾以至美的青春

照映我最亮的歲月

X X X

我一定會

一定會踏平這彎曲的崎嶇長路

只是為了能再看你

讓你以年月流逝後的加倍深情

根植於我絲絲白髮內

長久的思憶

■ 臧棣

繞口令

被圍困的生活中
我聽見你的聲音：
像女人在蜜月的最後一天發出的。
你正在進行分類。

你專注得就像有兩只蒼蠅
在半小時前剛剛變成了小護士。
那沒有隨著顏色起伏的
我願意稱之為婉轉。

似乎不只是一些人
坐在上上下下間。
那些裂紋為其中的美麗
帶來了更鮮明的濕跡。

我猜測著你如何去總結活力。
這裡，只有兩種現象
曾令你吃驚：什麼叫圍困？
什麼叫什麼叫生活？

安慰的形狀，心
像個安裝錯了的旋鈕。
我試著像還站在婚姻中那樣
接受屬於我們但被另起了名字的事物。

它們仍就那麼幾樣：
刪去眉目，還會有項目，
刪去項目，還會剩下節目。
值得用肉體來紀念的事情也是。
用驕傲去塗抹，但是

■ 李雲楓

藍

只要去聽，那些最遠處的
那些煙，那些隨著海水起伏的
透明的藍
只要去聽，我們就可以在一個夢裡
透過蝴蝶的眼睛
透過我們的一生來接近它
如同我們在這個夢裡死去，充滿幸福
如同我們可以在那水晶般的顏色中下沉
向著我們的內心，最深的地方
只要我們去聽，便可以不用醒來
便可以在凝滯的寂靜中融化
可以靜靜的躺下去，使生命只有快樂
只要我們在這裡，如同我們在遠方
如同我們真的死了
在輕柔的海水中起伏
寂靜是這樣的深不可測
如果我們真的在聽
真的在肉體中沉落，向著最深的地方
向著那些風暴的中心
向著那些驚人的寂靜
那些沒有陽光的，明亮的天空

2001年寄自北京

不呼籲，不利用真相；
假如要純粹，就曖昧地純粹。
彎腰時像核對中獎號碼。

窗戶多麼嘹亮，射出了
徘徊在鏡子上的光。
休息時，你用剩下的扣子

盎格魯撒克遜擊鼓式節奏
砰砰響
但他抑制住詩的聲音
用他伸出囚籠的手
阻擋游動的懸崖
一個方正的意象指天為地
闖入我的眼前
而紫禁城死去的寶座
卻死也不響

我藏好他的影子鑽進地鐵
巴黎和北京的日子
塗抹成一副招貼畫
老叻車銜著一顆列寧的人頭像
一把劈砍托落茨基的利斧
一跳一跳地徑自打開地鐵車箱
于是在地下的漫漫長途上
我們一時間聽不到
已被改裝的教堂的鐘聲——

砰砰響
成為舊時代的產物
1968年和1966年今天仍在說“不”
一個早已衰敗的紅衛兵下降巴黎
他似乎扶起詩人的屍體
把地下的鼓聲再度敲亮
而墳墓中的詩人震驚之餘
只好躲進另一個墳地
燃起另一柱香

請不要把那個原始的龐德輕易推入
革命廣場
固然他的詩體光芒猶在
他的節奏有時還是會砰砰響
但是烏托邦畢竟死亡
殘忍的四月
初春的雪
染紅夕陽

■ 劉自立

一日又見龐德

選一

■ 劉波

狗

他跑一段
得回頭望望他的主人，女主人
活潑的眼睛
等著從一對老眼中得到獎賞

他得到了
跑得更歡
在小樹叢裡撥起右腿
這尿是他的傑作之一
當她站著不動
不是腳尖下生根
而是老眼迷住另一片風景
他就先站著不動
眼神畫出溫柔的問號
然後跑回來
在她四週跑上幾個橢圓
等她動了
他再顛顛地跑向前去

他表現出來的友好和乖
是一切人學習的楷模
而有她站在身後
他向著危險衝去：
踢跑了一只足球
或把一個小孩撞倒

有時，當她心情不好
他便像那聰明人，保持
一份分外的沉默

2001年寄自北京

■向雋

問 路(疲倦狀態。劇情一)

我感到丟了一個孩子
從哪裡找回他們

他們或者他
媽的 我早已分不清是幾個

孩子 在學院裡
在偽民間裡 一堆
爛詩集爛詩報刊

找不回也沒有辦法
生下來已滿臉是鬍子的孩子

別怪我語無倫次 因為
關於詩我只記得這個形狀

你是個好人我聽你的我不哭
你告訴我一條線索好嗎

分 行

(借某部名劇《嘔吐》或者《噁心》)

對於今天 例舉一些傢伙
和以詩名義的狗屁流派
那叫便宜他們

我宣佈這不是警世危言
語言已經壞掉
敘事還沒產生
詩已經無能為力

向雋在考慮
集體投降 向誰

“嗒嗒”一聲
秒針將生命釘在牆壁上
像你吐在牆壁上的痰一般真實
灰色的鈕扣
繫緊夜晚的出口

三只蟋蟀闖入夜晚的埋伏圈
她們歌唱
點燃一朵朵星星
點燃一簇簇生命
點燃一個個精靈
藍色的帶著金色的斑點

誰是殺手
誰在深夜裡敲響警鐘
誰出沒于你的夢境
來去自由 無息無聲

我說的證據就在你的手上
從掌紋間劃開一道傷口
融入血脈之中

2001年5月29日

歷史的噴嚏

一句問候在午夜長滿毒瘤

吃了嗎

布鞋夭折在回家的路上

四月高舉著饑餓的鐮刀
麥子流浪在謊言之外

一句問候在舌尖上輕輕輕輕輕輕輕輕
的

■世中人 證 據

■秦松

五月的傷痛

——祭花花洪淑娟

櫻花的四月略帶凄艷
花花選擇五月去看花
茂綠的風華去的突然又匆匆
花的世界落在花的那一邊
未話完的話語凝聚在花唇上
如永不凋謝的春天
把美麗的傷痛留在五月
面向青空的白雲悠悠
在花的夢中小憩片刻
安靜的聆聽鶯啼春猶在
你不寂寞你的丹丹也不寂寞
安詳而含著笑意的淚光
送你去花的那一邊
一個完整的天使的國度
再不痛苦不哮喘再不飛雪
放下所有的化療放療而去
當然你的丹丹會為你
點上一支香菸舉起一杯紅酒
再加上一份不可少的老少平安
飲盡所有的死亡還給死亡
安息吧！花花的世界
花花的洪淑娟與五月同在

附註：

丹丹是洪淑娟的伴侶畫家黃志超，每次我與他們夫婦及老友們歡聚，都不忘點一份不可少的“老少平安”的素食豆腐，今老仍在，少已去矣，生命之無常，夫復何言。

紅酒與香菸，是洪淑娟日常的習好，如今她去了另一個寧靜的世界，應當毫無禁忌的享受她的所好，安然於天使的國度。

■羅瑩

前 題

寫一首詩
滴滴的心血
像散落的音符
組合彩色的旋律
譜出陽光的絢爛與星月的幽邃
高山的傲岸與流水的瀟灑

如果
在沉寂中無市無價
像梵高當年賣不出的畫
我會泰然自若
任由身上的布衣沾染些墨水吧

或者
在聲勢洶洶的喧鬧中
像王實味的《野百合花》
我會翹首昂然
無悔於強權聲討與暴力追殺

我始終懷著一個心願
祈求每一首詩
容許放在人性的天秤上
量一量 有多少重
以誠實的良知做法碼

2001年寄自澳洲

■冬夢

千燈明亮/我只擇一盞 掛在您的墳前

——悼亡母（之一）

千山難會聚萬水
燈下請您細心挑一箇美夢才入睡吧
明天寢醒
亮過昨夜的月光光
我會替您如詩的珍藏
只需我輕輕揭開那片回憶
揮其歡樂的靄晴卻變幻如一場空白的飄雪
一壺熱酒既能消愁添暖
盞杯未停我悔憾未能跟您依依惜別
掛念和思念已然遙不可及
在乎您也在乎我
您心中那個愁結怕我永遠不能替您解開
的確炷香繚繞早早燒盡我們的纏綿
墳荒草長星冷
前面那條未見盡頭的路莫非真的叫不歸

2001年7月寄自香港

秋雨浸白我墨漬未盡 的家書

——悼亡母（之二）

花招蝶狂
葉惹泥香
匆匆趕路的過客策馬搖韁未疲
雲卻早早倦了

一寺眾僧
小沙彌為我送來

■施漢威

歲 月

攤開手
掌中什麼也沒有
童年稚趣的往事
歲月遠淡了
幾顆失足的星星
不慎的跌落在髮上
竟變成點點螢火
縱使時光可以倒流
亦無從尋覓沙灘上
曾經走過的足跡
雪地裏，輕輕掉下的雪片

2001年寄自越南

未嚐已聞香的齋素
獨茶獨斟
也獨聽晚課悠鳴的佛鐘

異榻難入夢
難聞禪語佛偈
本該疾筆而書
無奈秋雨浸白我墨漬未盡的家書

我是雲煙過客
輕撫千縫萬紉的圍巾
手中線的慈母
星燦月明給我的送別
唯在夢中才知道我的歸來

■ 藍兮

迴雁峰

——寫於父親逝世十週年

來不及掬一把鄉土
秋風起時
倉惶列隊成陣
向嶺南之南
溫暖的南方
徙移

辛酸由此燃燒
艱苦的旅程
分秒都懷著被狙擊的
恐懼 逆旅無常
越山渡海 人字
終於折翼失群
零落星散

最後可以選擇
或被選擇
處一隅於異鄉
等候春來

春仍未嫁
蒼涼的三月
父親彌留時
說：我已見到
迴雁峰 必須
歸去

2001年8月

般若

——詩人藥河逝世週年

如是我聞
說很早就皈依了
前生你是浮屠
挺瀟灑的走了一趟
軟紅十丈 波羅蜜
彼岸是九繆思
用金剛不朽之志
以貝葉寫詩

此間多豪士
同慶大街最熱鬧的
坊間 雲集冠蓋
雁塔一箭之遙
車鱗鱗 馬蕭蕭
兵車行的年代
走不到雁塔題名
你們已戒掉陽光
陷阱密布 左右前後
只能集結在一起談詩
風花雪月 辦刊物
消費坊外卅碗雲吞麵
喝越女賣的虎頭啤酒
唱新馬師曾的客途秋恨
許多梨園子弟曾駐足此間
芳草綠年年 不要問
不能歸去的王孫

琴劍翩翩 須菩提

前船後船安知你我非再來
瀟灑正少年 風流弄筆
塗抹幾幀煙霞 箋幾帖情詩
大街通衢 走不到長安
牽伊纖手 最遠處是不能避秦的
桃源 只好就此揮別

從地獄走出 須菩提
一念心淨 六塵不染
苦你心智 割截身體
無我 無人 無眾生
無壽者相 比苦行還苦
須菩提 生滅除盡
即到彼岸

受生已盡 你熄滅了自己
告別了如意不如意的
半個世紀 告別九繆思
告別了喚你瀟灑哥的
婦人女子 瀟灑臨風
在玫瑰崗最高處駐錫
一覽無遺 風景怡人
小草長青 須菩提
你獨享滿山的寧靜
晨曦看陽光在遠山奔馳
黃昏時細讀洛杉磯市楚楚
堪憐的倦容

註：藥河皈依法號般若。般若梵

■李斐

奉 勸

——寫給詩人彭邦楨

當我重讀你的時候在前年
偶爾你伸出第三條腿
雕刻篆紋註疏脅下的拐杖
古典在喉嚨間咳成現代
吐出一口化解後的清商
朗朗釘裝有花有月的詩象
最近翻開你的全集在餐廳
殘舊脫頁那封面紙質擲地不響
不論配什麼插圖你有美好容樣
不敢想像氧氣筒掛在十四行上
輪椅轆轤推出行歌慢板
我輕哼唱和你八月遠行
你說要到大連參加詩人敘會
順道訪友京華後回武漢老家
朋友們憂心你健康涉山越洋
酷暑炎炎似足你為詩章熱心腸
規矩尊敬奉獻讀者們也許知道
你對詩的癡情對漢字的迷戀
蕭蕭寫在中央公園玫瑰叢中晚風上
歸與不歸最好問你最愛的月亮
左看右看都看到照亮在新鄉和舊鄉

2001年八月七日紐約

紐約的隱士

——給老友陳楚年

他穿著的風衣
看來似過時的袈裟
路過麥迪遜大道也不抬頭
四週鍊金術工場的喧嘩

■子衿

驚 夢

那淡黃色的背心
我便是將它拆了
將那絲線一根一根地
結在那路口招迎的枝上
卻也不能見你
向我走來，如夢中那般

而即使風兒將那線兒
一根根地解了吹了散了
卻又怎能吹散你
在我心裡落下的影

中央車站路線他仍在尋找
不帶地圖不用羅盤沒有指南針
叩著手指時照命盤
卜算宇宙磁場的光年
他已坐上有他密碼的飛船
銀河系有他的遊蹤
在晚上，他還是回來
因為他已痊癒了懷鄉之病
易經轉動裡星星
照耀處就是歸宿
為什麼訣別要遠行他方
紐約鋼鐵森林容藏大隱
皇后區街道我們踢起
迎面吹來的油墨紙張
說禪論道何必唇破舌粗
聽經膜拜不一定廟寺或進教堂
來一根菸吧一杯綠茶

■ 榮惠倫

風笛笛郎系列

5. 心水婉冰夫婦檔 知名度響噹噹 孵出了一窩微型小說散文漢俳和詩

心繫的漁陽笛郎 得得的蹣跚您是
水天幹麼的遼遠？

婉約那深情女子

冰心一路您的溫柔

夫人含顰畫眉 翠袖簫管

婦道也愛吟詩 梅花牡丹該絕唱

檔上錦箋都纏綿

知更鳥的歲月 梢公硬說二更開船

名帥祭旗了落日 怒海招魂著沉城的遺孤

度外客營烏帳 茅店雞聲

嚮往的笛音濺濕棧道 珮劍再度叮

噹 您的孫女也渝美 小 叮

噹

孵化前朝風月

出塞後的江南

了了衣襟曉熒熒的煙雨

一介蟄居自唐代遠來的書生

窩囊的心事拴上那只灰鬃的瘦馬

微服冶遊了袋鼠國的檸檬月色

型鑄一灣新弦的忘年

小杜的小令 催情了小情人的小辮結

說卦三篇 曾經

散髮著孔夫子的德業與法象

文曲星座酒香萬斛

漢朝的宮娥舞弄夏周的衣帶

俳句吟詠十七字的杼機

和尚更衣夜尿 洞燭了滿天星斗的

詩經 楚辭 元曲和明劇

2001年8月25日芝加哥

6. 杜風人 杜陵詩情 風笛酒事 人海神醫

杜工部揖別後的襄陽

風聞 有您得意的蹄色

人馬騰圖了夾岸的海峡

杜絕靡靡靡音

陵波而至的後現代盛唐

詩狂 猶可以石作箋

情顛 萬古意城的飛揚

風花雪月的郎當

笛聲愈醉愈神品 愈欹斜也愈牽腸

酒令閒煮忘川的惦念

事前登樓望斷 完事枕語雲鬢

人脈經絡的深層 慢火微溫中

海洋 生命 愛情

神龍又見活現

醫術的專注 演繹了您的宅心火候

2001年8月31日芝加哥

■伊農

現實：最殘酷的童話

——兼懷詩人昌耀

懷裡揣著
給人們取暖的火種
自己
卻凍死在街頭

在窮困的詩人們
賣不出書的日子裡
在詩人昌耀
死後的這個夜晚
在這個
文學的冬天裡
我想起了
安徒生童話裡
那個
徘徊在風雪中
賣火柴的小女孩

某詩人印象

一棵
因思念春天
而不肯結果的樹

在寒風中
詩的落花無數

2001年寄自銀川

奧司蘭德詩兩首

■秀陶 譯

一、隱私

有時我想離群索居不被打擾，但那簡直不可能：市謠以及鄰居的聲息就住在我房裡。窗戶一開，小蟲子、蒼蠅、飛蛾、麻雀就飛進來，有時還有小天使。每一個都向我要一點什麼。一點點血、一點我皮膚的氣息、一點食物、一點惡作劇或者一點輕聲的讚嘆。你既想滿足它們，你又不願委曲自己。聽聽自己的心聲吧。就算放棄虔誠的禱告而詛咒一切，連這點快樂也不可得。

二、進展

我住在第一街第一幢房子的樓下。這裡是一個小島。只有一條街。街上只有一棟房子。這房子也只是一層。我是唯一的住戶。我吃水果及魚維生，呼吸鹹鹹的海風，晴雨如是地作夢或幻想。我的一眾朋友散居在世界各處，我們以瓶郵連絡。我不知我的島叫什麼名字。不時一個海瓶沖上岸來。我方得知世上發生了什麼事，得知某個行業又有什麼新的進展。戰爭及謀殺翻了十倍。每人都以戰爭為榮，以勝利甚至於失敗為榮。

譯後：Rose Ausländer猶裔女詩人，出生於今日稱作羅馬尼亞之處，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倖存者。四六年來美，居美十七年，以秘書、通訊員及翻譯員為生。六三年回歐洲，八八年歿於德國，有二詩集

(Frank O'Hara) 作品選

文學自傳

Autobiographia Literaria

小時候
我在學校操場的一角
孤孤單單地
自個兒玩。

我討厭洋娃娃，
我討厭遊戲，
動物不友好，
鳥兒飛走了。

誰要來找我，
我就躲到樹後
大聲叫“我是個
孤兒。”

現在我在這了，
一切美的中心！
還寫些詩呢！
沒料到吧！

爲什麼我不是

畫家

Why I Am Not a Painter

我不是畫家，我是詩人。
為什麼？自以為更喜歡

當個畫家，可又沒當。好吧，

舉個例，我順路去看邁克·高波，
他正在畫畫。

他說，“坐，喝一杯。”
遂喝，兩人一塊喝。我抬頭
一看，“你畫裡畫了沙丁魚。”
“是呀，像要點兒啥。”

“哦。”我接身走了。幾天後
我又順路，他還在
畫，我就走了。過了幾天
我再去。畫已
畫完。“沙丁魚呢？”
畫面上只剩些字母。
邁克說，“嫌它太多餘。”

而我呢？一天我思考著
一種色彩：橙色。我寫下關於橙的
一行。隨後是
滿頁的字。詩行就甬提了。
接著又是一頁。寫的
太多，非關橙，而是字了，
說橙與生活都多麼
可怕。幾天下來，竟成一篇
散文。我可是個真正的詩人，
詩寫完，還根本沒用橙
這個字呢。詩共有12首，叫做
《橙》。一天在美術館，
我看到邁克的畫，叫做《沙丁魚》。

致約翰·

阿什貝里

To John Ashbery

真難以相信竟沒有
另一個世界的去處能讓我們
坐在高高的山上沐風，
相互朗誦新的詩作。
你當杜甫，我是白居易，
嫦娥會映在月中，
當我們觀雪落枝頭，
她笑我們腦袋瓜有毛病。
難道我們真會去嗎？
這草已不是我年少時見過的！
如果今夜升起的月
空空蕩蕩——這壞兆頭
意味著“你去吧，像花一
樣。”

杜伊諾哀歌

◎R. M. 里爾克 作◎張索時 譯

第三哀歌

為所愛而歌是一回事，唉，為隱藏的、
有罪的、血腥的水神而歌是另一回事。
少女在春情紓解前常像沒她這人一樣；
她遠遠裡認識的她的少年郎。
他自己對情慾主宰的了解是
往往由於寂寞，啊，它會從哪個莫名之藪冒出，昂起
神頭，召喚夜實行無邊逆施。
血腥的尼普頓喲，他的可怕的三叉戟喲。
他的螺旋形的貝殼胸吹出的陰風喲。
聽，夜是如何凹了空了的。群星啊。
情思為所愛者的臉龐感到的歡悅豈非
來自你們？他不正是以純潔的星眸
戀睇她純潔的面容嗎？

你沒有，噢。他的母親也沒有
使他的眉張出符合期望的弧形。
沒有為你，於他有感應的姑娘，他的嘴唇
沒有為你拱出可從而得出結論的表情。
走如晨風的你啊，你當真以為，
你的款步輕輕就能震撼他？
固然你使他心驚；而種種更久遠的恐怖
於觸擊之際衝上了他的心。
你喊他呀……你無法完全將他從幽秘的情感對流喚出
當然，他想逃，他正在掙脫；他習慣於輕輕鬆鬆
進入你親熱的心攝取開始新生。
但他幾時開始了新生？
母親，你使他胎化，是你成全了他的初始；
他是你的新生面，你把友愛世界
俯身射上初生的眼睛而抵拒陌生世界。
啊，你毅然以纖弱之身為他擋住
滾滾而來的混亂的那些歲月所去何往？
你對他瞞起許多獻身之舉；你使因黑夜而可疑的房間

呈現和諧，你以處處佑護的心
把更合乎人情的空間揉進他的夜世界。
你不是把光輝投入黑夜，不，
而是圍繞在你周邊，它照耀著宛如出於友情。
，不管哪兒來的沙沙聲，你無不含笑予以解釋，
恍如早就知道，地板什麼時候出聲……
他聽著就安靜下來。你的出現
微妙地造就許多成績；他的披著斗篷的命運
傲然去了衣櫃後面，他的不安寧的未來
正好躲入帷幔那容易拉平的褶襖。

而他自己呢，躺在那兒，這自在的人兒
在渴睡的眼皮下你的可愛形像之
甜美溶入飽嚙的睡前朦朧——：
彷彿沉浸於無邊愛撫……可是在體內誰能避開，
誰能從體內阻擋他身上遺傳之川的奔流？
啊，睡眠者是不設防的；他睡著，
可是在做夢，而且處於狂熱狀態；他全身投入。
他，這羞澀的新人，他是怎樣纏進了
以精神方式不斷蔓延的根鬚呀。
那些根鬚已經觸入而鑄成一個個模型，
鑄成令人窒息的成長，
鑄成種種野獸般的追逐形式。
他是怎樣把自己獻上去——。
他愛過。愛過他的內世界。內世界的荒野，
他的心緣晶晶立於其無聲傾覆之上的
內世界原始森林。愛過了，就離棄了，而由
自己的根部長出茁壯的幼芽，
一個小生命誕生了。他親切地
走下更為久遠的血統，走下有
恐怖物尚為其父輩們自鳴得意的峽谷。那裡
每個可怕的東西都認識他，眨著眼，好像很熟似
的。
是的，驚心之物在微笑……很少
你如此含情地微笑，母親。他怎

會不愛上它呢，因為它對他笑微微。愛它
先於愛你，因為，你懷上他時，
它已經溶化於令坯芽輕快的水裡。
瞧，我們不是像花兒那樣，盡一
年的時光來愛；我們愛的時候，
太古的元氣升上我們的臂。哦，姑娘，
我們於心頭釀造愛情，這不是一顆心，
一顆屬於未來的心，
而是無數顆心；不只是一個孩子，
而是如山岳遺蛻
安臥於我們心底的父輩們；而是往昔的
母輩們乾癟的乳房——；而是多雲或
無雲的宿命下死寂的風景——：姑娘，
這都著了你的先鞭。

而你自己呢，你要明白的是——，他把
生命的史前史引上情人眼頭，多少情感
從歷史遺存湧起。多少
女人在那兒嫉恨你。你在那少年郎的血管裡
煽起什麼樣更陰暗的男人情焰？
死去的孩子們都要向你擁來……哦，輕輕地，輕輕地
每天向他顯示愛是穩定的，——領他
傍近花園，讓他在夜間佔
優勢……
拴住他……

喻指母體。“內世界的荒野”喻示母愛為其所獨有。
“內世界原始森林”喻示綠蔭無邊的母愛。

第三哀歌析解

本詩的首二句，一以“所愛者”喻“情”，一以
“隱藏的、有罪的、血腥的水神”喻“慾”，標明
議論的主題。

這真是妙選：再沒有比性愛更接近於“慾”而做
兩相比較的對象的了，也再沒有比母愛更接近於理
想的“情”而做與“慾”交鋒的對手了的。更妙在
以性愛的象徵“姑娘”和母愛的象徵“母親”為一
方，以“慾”比在女性身上表現得突出而強烈的男
性的一方展開論辯。

“血腥的”尼普頓(Neptun)，羅馬神話中的海神象

徵恐怖的“慾”。情人之間，慾海遙隔，近而實
遠

，“情”不過是浮出慾海的星，近如情郎眼中的
如星之光，然則一雙情侶也像兩顆星一樣，真正
的距離遠遠大於彼此眼中的距離。

我們在賞詩時注意到天衣無縫的生花妙筆：說
到“血腥的尼普頓”，他有“可怕的三叉戟”和
“他的螺旋形貝殼胸吹出的陰風”以致“夜”被
掃掠一空，隨即陡接“群星啊”，暗示象徵

“慾”的尼普頓再厲害也吹不走象徵“情”的
星，原來這星光來自情人的眼睛——“情”是慾
海之光。由天空的星轉移到情人的眼睛，比出星
眸重於星，眸光比星光久長，顯示“情”是何等
高貴。這一技巧稱作“悖理映襯”。難得的是，
文章承轉上非常突兀，令人感到驚訝，骨子裡再
自然不過。

“情”（愛情與親情）不敵“慾”。“慾”表
現為種種更久遠的恐怖，以“恐怖”喻稱“慾”，
無非強調“慾”的威懾力量。“慾”是人類所
固有的和從父輩們母輩們即從雙親家族方面遺傳
而來，總之，“慾”與生俱來。

偉大的母愛呢？母愛的力量大到桀驁不馴、富
於征討精神的命運（“他的披著斗蓬的命運”）
為之辟易，潛伏於現在而萌示於未來的動蕩（“
他的不安寧的未來”）避無可避。儘管如此，母
愛仍然不能從體內阻擋“他”身上“遺傳之川”
的奔流。因為古今常勝的“慾”已經鑄成了一個
個模型逼人就範，“慾”主宰下的成長是“令人
窒息的成長”，“慾”造成“種種野獸般的追逐
形式”，“慾”是壓倒人性的獸性。“內世界”
喻指母體，同時暗示還有“外世界”。人也如“
情”，由內向外發展。“內世界的荒野”喻示獨
享的母愛也喻示母愛不足以滿足“慾”的程度；
“內世界原始森林”喻示綠蔭無邊的母愛也喻示
母愛之於“慾”的乾枯乏味，“慾”才是“令坯
芽輕快的水”。儘管“慾”是“有許多恐怖物”
的狹谷，但越恐怖越有吸引力，因為它同時是
“令坯芽輕快的水”。

愛情起源於性慾而高於性慾。“慾”既受家族
遺傳決定性影響，愛情的釀造權就應當為家族所
有；遺傳即宿命，做如框住人類活動的天地，人
與人“慾”的區分只在遺傳的量而不在質（“多
雲或無雲的宿命下死寂的風景”）。

屬於遺傳方面的“歷史遺傳”，可以解釋為傳
統思維模式。傳統觀念給愛情的發展帶來許多障
礙（“多少女人在那兒嫉恨你”），並且慾壑難
填（“死去的孩子們都要向你擁來……”）。

詩的結尾給戀愛中的女性所開示的辦法約束不

——讀秀陶詩集《死與美》

一、死與美之欣賞

凡詩人，皆為一恆星，幅射其光與熱，或強或弱，或遠或近，那都是不一定的。七月二日早起，開始讀秀陶的詩集《死與美》。花了大約三十分鐘，讀了序文及第一輯“瞬間”。這一輯五首，都各有其可取處：尤其是第三首〈神的感覺〉之第二節，我最欣賞：

我這樣的高高在上，眾生是那樣的渺小，那樣的微不足道，想來神大概便常有這樣的感覺吧

除了懼高症的患者，一般人從十八層樓俯瞰下來，看見那麼多的車輛流水一般，那麼多的行人螞蟻似的，恐怕不會有什麼特別的“感覺”。縱有一些，也不會是“詩的”。而只有詩人，只有像秀陶那樣優秀，那樣出眾的詩人，才會有所“感覺”，而其“感覺”又是非常之“詩的”，於是加以把握、運用與秩序化而完成一首詩。而像這樣的一種“感覺”，乃是稍縱即逝的，所謂“一扇門一啟一閉之瞬間所見的一切”，如不馬上抓住，那就後悔莫及了。記得年少時，在武漢上蛇山，登黃鶴樓，看大江之東去，發懷古之幽思，的確曾經有過不少的“感覺”，只可惜未能立即捕捉，讓牠溜走了，至今抱憾。

七月四日，接下去讀第二輯“蠟燭”，早上讀了一遍，下午又讀兩遍，覺得在這七首之中，還要算〈死與美〉為最好，而〈給N的詩〉次之。

每看到電視上打棒球的場面時我

便不禁想起砍頭來

這是〈死與美〉的第一節。第二節寫的是“孩童時在家鄉的城牆上常能看到砍頭”。第三節寫的是砍頭的情形。球棒一揮，那球就飛得遠遠的了。這和大刀一砍，那頭便滾落江水之中不見了，的確是十分相像的。但是你如果從未見過砍頭的場面，也就不會產生像這樣的一種聯想了。而這是詩人秀陶童年時的記憶，如今拿來作為其題材而加以處理，而產生一首傑作，這叫做“經驗之完成”。至於那些殺人和被殺的人，究竟是什麼身份呢？詩中並未說明，而也不必說明。但是最後兩句：“沒有頭的頸項變成一個紅紅的大疤，跟一旁的旗幟一樣，美極了”——這不就是當年侵略中國的日本“皇軍”的太陽旗嗎？“美極了”乎？那真是慘極了呀！慘極了呀！

〈給N的詩〉寫得很美，既寫實，又象徵，特別是“妳送的那瓶剃鬚水早已用完，我新買了一瓶同牌子的。兩個瓶子，一虛一實，仍相互廝守在櫃內”這幾句，最是令人感動與同情，堪稱一首夠味的情詩。至於此詩之第四節，對女體之描寫，居然採用“春分”、“穀雨”、“小滿”、“芒種”……等字眼，也真是虧他想得到的！

除了〈死與美〉和〈給N的詩〉這兩首，其他各首亦並非完全不及格的。例如“沒有什麼比蠟燭更教人感到生之無常的了。”（〈蠟燭〉之一）“同台北來的哥哥姊姊們在侄兒賃居的公寓內談論著分散在

三四個國度裡的親人。”（〈母親的死〉）這些句子，也都可圈可點。

七月七日忙了一天，很累。七月八日，接下去讀第三輯“夜”。一共七首的這一輯，所處理的題材皆與時間或季節有關。〈冬晚〉的第二節：

夜總是打街的左邊到來，向市場的那一頭走去，一到人多熱鬧的地方，它便忘形了，變得亮了起來，一直要離開了兩三個街口之後，才會記起自己的身份，才老老實實地又黑了起來

把夜寫得活像個頑童似的，非常有趣。〈小街的九月〉也很好玩味：咱們這位詩人“沿著鳥聲與蟬唱搓成的繩子走”，走著走著，他就看見“拐彎處雜草青青，樹腳下一隻褪色的香煙盒”；接著，他聽見“一個嬰兒哭了”，於是告訴我們：“全世界的嬰兒都哭同樣的語言，直到學壞了之後”；再走幾步，他又有所發見：“大家的門前都種一點花，開也好，不開也好。多數的時候門都關著”。這便是一幅寧靜而多詩的畫面；至於嬰兒長大就“學壞了”，也並不含有貶抑人性的意味，我以為。〈雪之一〉寫得比〈雪之二〉更好：

下雪天最大的壞處是有的朋友都顯得更其遙遠了，其他的也都還其次

下雪天最大的好處是深深的一步一個處女，一步一個歷史，過癮透了，其他的也都還在其次

光是讀了這第一、第二兩節，就已經“過癮透了”。至於第三節那“最醜的是下停了幾天之後，到處黑不黑白不白的如五十歲的頭顱”，在我看來，“也都還在其次”。說吧！“一步一個處女，一步一個歷史”，像這樣的一種神來之筆，你教我怎能不由衷

地說聲佩服呢？

〈雪之二〉的最後一句“於是坐在巨大的燈泡內我便也錫絲樣的發起光來”，和〈散場之後〉的第一節“自一間小學的禮堂看完京戲出來，一腳便從明朝踩進八五年的曼哈頓。驀然間西皮原板章法大亂”，也都充份地顯示其手法之高明。

七月十日，一早起來，接下去讀第四輯〈餌〉。這一輯也是七首。第一首〈掛圖〉好棒，相當的長，其最後一句：“至於那時在台上他們嘴中正宣揚什麼樣的大道理我是渾然不睬的”，更是令我有同感，而笑了一個會心的微笑。不過，此詩最精彩處，在這裡我就隻字不提了。為什麼？因我想要留點好菜讓讀者諸君去嚐嚐。第七首題為〈手〉的也寫得很好。“也許有一天它們會組織起來，罷工或叛變”：像這樣的結句，實在是妙極了。是的，這一輯皆為“詠物詩”。而詠物詩，古今中外，凡詩人，皆寫過。但我從未看到有誰能寫得像他這樣的新鮮而奇妙，而又一點也沒有違背了“詩的可能性”。什麼叫做“詩的可能性”！例如詩人張堃寫落日時，他手裡拿著遙控器，一個不小心，沒控制住，就讓那太陽沈落大海了。這在日常生活中，當然是不可能的，但在詩的世界裡，就有其“可能性”了。又如詩人陳銘華，寫他搞科技的兒子，居然可以把他老爸“電傳”到一個很遠的地方去看球賽，那多好玩，多有趣啊！唉唉！你們這些不讀我們現代詩的傻瓜們，多麼的沒福氣啊！

走筆至此，差不多已經寫了三千字。看看日曆，今天已經是七月十一日了。怎麼搞的？這部《死與美》的最後一輯——第五輯“笑”，我還連一首都沒有讀過哩。好吧，

現在就讀。這一輯六首，〈法術〉、〈手拉手〉、〈問〉、VCR〉、〈關於笑〉、和〈笑II〉，都相當長，也都很新，很美，很多佳句，很多靈感，尤其是〈法術〉這一首，最令人拍手叫絕。但我不想一一指出來了。前面已經說過，我要留點好菜讓讀者諸君去嚐嚐。現在我要說的一句話，便是：請大家自己去發現新大陸吧！

二、濟南路之回憶

從前我在台北成功中學教書時，幾乎每天都可以和正在北商讀書的鄭秀陶見面。我住在濟南路二段四號成中大宿舍，而北商和成中皆位於濟南路一段。從大宿舍到學校，步行約五分鐘，而騎腳踏車就更快了。我每個早晨通過杭州南路，或是每個下午回到二段四號，行經北商時，常常可以碰見秀陶，互相打個招呼，怪親熱的。為什麼？因為我那時正在主編《現代詩》季刊，而秀陶則係詩刊的主要作者之一，和我的學生羅行、楊允達，以及其他詩人如葉泥、楊喚、羊令野、辛鬱、商禽、鄭愁予、林冷、方思、李莎、洛夫、痲弦、張默、季紅、楚戈、沉冬、羅英、梅新、張拓蕪等“中年的一代”同時，經常有作品交我發表，早就在詩壇上嶄露頭角了。後來他去越南，就失去聯絡了。直到我於一九七六年尾移民來美，過了幾年，才又在洛杉磯重逢，暢談別後，十分愉快。二千年一月二十三日，我和老伴慶祝“月岩婚”，他還和詩刊《新大陸》編者陳銘華，特地趕來道賀，而於晚宴之後，又連夜開車回去，因為明早都要上班，真是夠朋友的。

秀陶在序文中說過下面的幾句話：“一九九七年承老友商禽找到幾

本古老的《現代詩》，影印了一部份我的幼作寄我。一讀之下，覺得就算是亡失了，也沒有什麼可惜。”言下之意，大有古人“悔其少作”之慨。其實在我看來，“木魚輯”一輯六首，發表於《現代詩》第十七期，〈髮香另一題〉，發表於《現代詩》第十八期，〈這時外二章〉，發表於《現代詩》第二十期，〈新作三篇〉，發表於《現代詩》第二十三期，這些也都是水準以上之作。可惜我手頭已經沒有全套的《現代詩》了，只有這幾期上有他的“幼作”，非常寶貴。日內我就要把這些作品影印出來寄給秀陶，相信商禽寄給他的，不一定完全和這些相同。

三、散文詩之商榷

我一向堅持我的看法：文學分類，非“詩”即“散文”，置重點於“質”的決定，而不管其“形式”如何。至於“散文詩”一詞，我總覺得有點不妥，為了處理上的方便，我主張乾脆不用。當然，這和秀陶的詩觀詩論相左，希望他不要生我的氣。

而總之，作為一個詩人，必須憑其“作品”而存在，並非憑其“理論”之洋洋萬言而博得讀者之承認。而且，我雅不欲與人論戰。從前在台灣時，和老友覃子豪論戰過，我雖獲勝，卻頗後悔，發誓今生今世，再也不要和人家論戰了。因此，在這裡，我就不必多講什麼了。

以上我已經花了半個月的時間，很專心地拜讀了詩人秀陶的詩集《死與美》，而且很用功地寫了四千字，相信日後我去羅省，老友總要請我喝一杯的吧。

二零零一年七月十四日
寫完本文於聖·馬太奧老人公寓

約在三十六年前的青壯之年，我曾為〈只此一家，別無分號〉裝置（當時曰不定形）藝術作品展，談到“詩者思也，畫者化也，思而化之，必有所得也”。是吾早年詩畫之思。

吾思吾詩，吾之詩是吾之生命的經歷，也是吾之生命觀的思維。由情而思而成於詩，似情非情之詩思，若斷若續，若接若離，在距離的美感上，又在現實切身的動感流變中，躍越而行。是個人生命的歷程，也是時代動蕩的投射。

故吾之詩，是吾之情懷與情操的坦然告白。個體的我，也是群體的我。大而化之，不拘微末，夾泥沙以俱下，決定在個人之氣質上。或許是優點，或許是缺點，無論優缺，人總是如此的。沒有無缺之優，也沒有無優之缺。

氣質是人的本質，決定一個人的一切。氣勢是否也是如此而定。

氣是吾人無形的生命精力，帶來肉體生命的活力，具體在質與勢上。

吾自我而至忘我，不完全是靠學養與修為，可能是更多的來自吾之生命的質與勢上。從早年寫詩以來，即如此，並無多少增長，也沒有多少退化。

以個性面對社會性，以人性面對宇宙性，以人間性與宇宙性的思維，在自我的感性與感動上。此是“天人合一”，又是“天人”各行其道，而成其為第三自然的，吾之詩畫藝術。

神往而入迷專注，自我不為我

所念所囿。這是吾之情性，更多的是吾之知性的創作之道。自發於自覺的體認與要求，自然而非自然主義的表現，在內在的精神與外在的技巧上，不去矯揉造作，一如我之為人。

從“人與自然”與“人與社會”的宏觀與微觀而論，個人的苦樂憂喜，對我來說，微不足道。這並非虛妄，這是已走過來的真實人生。否則，我不可能以寫詩作畫終其一生。

創作與人不可分，吾之詩是吾之人格表現。甚至是公開了自己的靈魂。所以，吾必執著於不同的人格，而建立不同的風格。無可質疑。

吾是一個無神論者，所以，吾是一個詩人，尤其是一個陽剛的詩人。由於我之陽剛，我讚美與支持女性主義，一如讚美與支持自我。

詩以生命的感性，完成在文化的知性上。這是詩的也是所有的藝術生命，必然的規律與歸趨。

詩是專業，並不一定是為寫詩而寫詩。

詩人是專家，也沒有理由要自鳴孤高。

詩人以詩自慰而慰於人，自樂而樂於人。

至於自哀自憐自虐，那是你個人的事。間或有自傲自狂自大，那也沒有什麼特別的理由。對我而言，不過是一種自我期盼與自我的肯定，令創作的意志不動搖，以開拓者的視野，對於創新藝術的冒險精神，不庸俗不妥協。

作為一個開拓者的陽剛詩人，

其氣勢與氣質是天生的，開始起步已經注定。反叛與否，異不異端，也是自我的抉擇，無人可以鼓動也無人可以勸阻。

技巧可以學習，仍然有多種不同需要的技巧，可以自我揚棄。風格是自我的風骨，思想與情懷是自我的內涵。

積極樂觀是自我內在的精神世界，無奈哀愁是他我外在的不得已。然則，從內而發多於向外需求，比較可信。

詩與人，人道先於詩道。可以不坐下來寫詩，不能不先作一個站立的人。

有人說我是很理想主義的“行動派”，又是一個現代主義的“浪漫派”。我不知道這是譽還是毀？前者理想與行動可能有關，後者現代與浪漫似乎是兩回事。當然，這是僅就學理上而言。事實上，生命就是行動，連睡眠做夢也靜而不止。生存與夢就是一種理想，以哲學的思維行動，可以承受血肉之痛，在精神的活動上，作為他我與自我的呼吸自由暢通，可能詩與畫只有這種可能性，再不能要求什麼了。

生命之苦難，眾生各有相似之感，無理想無以為生。在理想與現實之間，是創作的最佳情狀。詩的情狀發現，而無文化的知性，也無以創作。消費的次文化，濫用了超過創作自由的“自由”，則是一種精神的浪費，而腐蝕生命。順便在此一提。

生命的經歷主要是對生命的體認，越來越清醒越知性。難得糊塗也難得明澈，於創作上，不退而進的海闊天空，則更可貴。

要問寫詩的理由，對於一個詩人來說，首先要問生存的理由。

存在先於本質，也即是存在先於寫詩，從詩裡發現生命的原質。詩作為一個生命，在某個生存的時空的註釋與見證。

濃縮精簡，必然要去蕪存菁。否則不堪負荷。有所為有所不為，是做人的選擇，也是詩人的選擇。摒棄或比吸收更重要，取捨之間，捨而能釋然。何以不是另有所得，另有創作的不同空間。而能創一格不流於通俗之必須。

無論寫不寫詩，生命的孤寂感是每個人生活上的共同感受。所以不同者，是詩人與非詩人的體認與解構的不同。否則，可能無人要讀屬於少數人的詩了。

關於讀不讀現代詩，最近與寫詩的老友愁予兄等餐敘，他說

讀不懂秦松的一首詩，能讀懂兩三句也算不錯了。吾以為從此兩三句中，得而聯想而追索，當會意味出意在言外的一些什麼，也是詩的欣賞上的一種常態。

寫詩與行文不同，詩以文字語言藝術的精簡與濃縮，不可能平鋪直敘，順理成章一目瞭然，古今中外都是如此。然則，此之為詩也。

然則，吾之詩陽剛多於陰柔，明朗與晦澀交互而行。情與非情，思與非思，思多於情，並不難解，而且語意鮮明，是我近年來的風格，毫不曖昧。個體的我與群體的我，大眾與小眾渾然一體，只是一種願望而已。我的精神狀貌與心境，一如“大漠孤煙直”在城市的煙塵上，可作象徵的概括。溫暖與蒼涼，遠懷與近思，決不空靈虛無。以深度與厚度而建立其高度，尤其是在紐約的高樓大廈之間，透明而有硬度，是吾之人與吾之詩風。

我是一個不拒絕污染，帶有批判性的工業社會都市詩人，由於我之熱烈與關懷，企圖以血肉之軀溫暖鋼鐵，以煙草咖啡清醒自己。再無別思別戀而見異思遷了。

我思我詩，我化我畫，我煙我火，我風我骨，我鋼鐵我咖啡。風不風雅？寫詩與做人是一回事。生命的苦難太多了，何不快樂一些，快樂是否就沒有詩了？亦未可知。中國人說“安貧樂道”，又說“詩窮而後工之”（?），我想“安貧”不必，“樂道”必須樂而有道，道也許就是詩了。然則，也可免於“窮而後工”也。

2001年七月中在紐約

美國詩人羅拔 · 弗羅斯特

● 劉耀中

二百多年前的1769年，西班牙探險隊發現了一片杳無人煙的荒蕪土地。由最初統治的墨西哥人起了一個美麗的名字——耶巴賓納(Yerba Buena香草之意)。1846年，美國戰船在這片荒地的海港上登陸，升起第一面美國國旗，統治權乃宣告易手。兩年後的1848年，人們在河流的泥沙裡發現了金燦燦的金屑，隨即掀起淘金熱，人流從四面八方湧進這個海港。既是淘金而來，就順理成章名之為“金山”（為區別1851年在澳洲墨爾本發現名為“新金山”的金礦，又冠上“舊金山”之名）。1950年舊金山正式隸屬美國領土後，大興土木將港灣修建得十分壯麗。海港上碧樹參天，山坡陡峭，行車其上，宛如天際運行，兩座大橋橫跨海上，尤其以1937年建成的大紅色金門橋更為醒目。這海港成為西海岸上的一顆燦爛明珠，雖終年被霧籠罩，卻像是一個艷麗美女，蒙著輕柔的面紗，令人陶醉遐想。

1874年，美國新英倫的主要詩人羅拔·弗羅斯特(Robert Frost, 1874-1963)就出生於此。這裡是許多詩人墨客旅居過的勝地，馬克吐溫、傑克倫敦、鄧肯、斯坦屈克等作家名人都在舊金山留下了足跡和不朽的傳世之作。

弗羅斯特的父親是一位熱情慷慨，興趣廣泛的人，畢業於哈佛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保證詩的新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由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US \$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的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可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信以下地址聯繫：

New World Poetry
329 S. La Paloma, Alhambra,
CA 91801, USA

大學，從事新聞事業。善於交際，喝酒、打牌、游泳樣樣精通。在政治上持一個典型的美國北方佬(Yankee)的觀點，脾氣急躁，凡事急於求成。為了謀職，東奔西走，從麻州到賓州，又走到加州……最後選中了新聞事業，並和一位比他大六歲的本不打算結婚的獨身主義者結了婚。她是瑞典波真教徒(Swedenborgian)，因丈夫沒有宗教信仰，常為見解不同而有紛爭。1885年弗羅斯特十歲時，父親去世。

弗羅斯特的母親十二歲時，從蘇格蘭來到美國的叔父家裡。叔父是信奉神秘主義的“瑞典波真教”教徒，她自幼喜歡文學，尤其是詩，這對年幼的弗羅斯特起了潛移默化的影響。丈夫去世後，她攜兒帶女離開舊金山，搬到新英倫地區的麻州，和公婆住在一起，過著侍奉公婆的舊式家庭婦女生活。後來，歷盡艱辛才找到一個教師的工作。

弗羅斯特從小就很懂事，能夠體貼寡母，性情溫順，從不和祖父母、母親爭執，在一個平凡、和平、安靜的環境中長大。自幼受母親的影響，注重文科，在小學和中學時代都念古典學、拉丁文、歷史、代數，不太重視英文學習。喜歡歷史，特別愛閱讀西班牙如何服北美洲和中南美洲的那一段史實，對西班牙的征服者科提斯的個人主義，以及他一手製造的悲劇，十分欣賞和感動。

弗羅斯特深知要寫出好作品，必需體驗生活，刻苦耐勞，勤奮好學是成功之本。所以他願意做一個普通的勞動者，少年時代就去農場，當過織布工人，賺一點

小錢以為樂趣。他的早期詩作《青年的意志》(A Boy's Will)於1913年在英國出版。詩中說，有壓力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這首詩帶著美國新英格蘭農場的懷舊感。

1892年，弗羅斯特先是在達特摩(Dartmouth)大學讀書，後轉到哈佛大學攻讀古典文學。在學校裡認識了一個喜歡文學的志同道合的女子，與她相愛而結了婚。當時，大名鼎鼎的哲學家和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正在哈佛執教，羅斯特渴望能成為他的學生，但詹氏有病，改由詹的學生幫助他閱讀詹氏的著作。在哲學課裡找到桑塔亞娜(Santanyana)，就到那裡去聽課了，弗氏從中學到很豐富的哲理，這對他的寫作有直接的幫助。弗氏雖然出身於中產階級，但他並不追求正統的學院式教育。在哈佛混了兩年，沒畢業就“卸甲歸田”，種田、養雞，享受著田園樂趣。

1894年，自費出版了他的詩集《微明》(Twilight)，與發表在其他雜誌的作品一樣，明顯地反映出他欲離開的心意。他不喜歡美國，終於遷居到英國去了。他把祖父留給他的農場賣掉，用銀行利息來維持一家的生活。弗氏在新英格蘭時，妻子繼續求學，由於他不喜歡她的同學，加上其他煩惱，幾乎萌生自殺的念頭。

弗氏雖是詩人，卻反對浪漫主義，他喜歡擁抱大自然，認為接受過大自然洗禮的人，比久居繁華城市的人單純、樸素、忠實。在大自然的薰陶下，使人覺得自己微不足道而虛懷若谷。新鮮的空氣和潔淨的流水，不但有益於

人的健康，更能洗滌塵世的煩惱，淨化心靈。那時他有一首未成熟的詩，但卻可以觀察到他心靈深處的奧妙：

得到更多的照顧
卻又常常中斷
任何的憂鬱
諸神的黃昏
我可以縱聲歌唱

詩中“諸神的黃昏”是德文，摘自德國著名作曲家瓦格納歌劇中的《石玉俱焚》中的《諸神的黃昏》。再如：許多團圓／來自依麗莎白城／每個人／都帶著槍。反映出弗氏在美國沒有安全感，不如到英國去寫作的心情。

1913年，弗氏到達英國，認識了許多英國年青的“喬治安”派詩人，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是愛德華·托瑪斯(Edward Thomas)。當時的英國由喬治亞皇帝執政，那些“喬治安”派的詩人，對工業時代不滿，托瑪斯雖然已成為詩人，但感到寂寞。由於個人婚姻生活的不美滿，失去對生活的樂趣，所以很想找個知己。詹姆斯說的“信仰的意志”(The will of belief)指對生活的未來要充滿信心。弗氏學過哲學，他的農民生活，擁抱大自然，厭棄工業和繁華的城市生活等論點，給予英國的年青詩人以鼓勵，得到年青詩人的幫助，出版了兩部詩集《青年的意志》(1913)，第二年又出版了《波士頓之北》(North of Boston)。

與弗氏同一時期在英國的美國詩人是龐德。美國人當時在英國的狀況，很像現今的中國學者在

美國。龐德比他小十一歲，具有大無畏的精神，即時讚許並幫助弗氏，在他的盟友夢露(Monroe)女士主編的《詩》雜誌上發表作品。由於二人在英國流亡的目的不同，對美國的觀感也不一樣。弗氏在《青年的意志》詩中反映了他祖父的意志，認為美國應該反對城市化，要重視農村和兒女們的田園生活。而龐德對美國，則有恨鐵不成鋼的心理。因此弗氏並不喜歡龐德，甚至恨之入骨，還有傳說弗氏竟想殺死龐德，儘管龐德幫助過他，也在自己主編的《自我主義者》(The Egoist)為弗氏出版過詩集。

弗氏於1912年參加了一個“前衛文藝會”，有出版和朗誦作品的機會和場合，可惜為時不久，該會於1935年時解散。1915年，弗氏回到美國後，發現自己很得讀者擁護和詩壇肯定，已是知名詩人了。安姆哈爾斯(Amherst)大學聘請他為“校園詩人”，各處紛紛邀請他去講學或朗誦他的詩，聽眾很多，座無虛席，每次可收入25到50美元，加上他一生中，前後共獲得四次普立茲獎，收入算得可觀。隨後，又相繼出版了不下六、七本詩集，多為缺少幽默感的大自然抒情詩，以鄉村哲學和農夫的眼光為基調。

1923年，在新罕布拉夏(New Hampshire)時有聞名的詩句：

我要到新罕布夏州去當農工，
有些收入，一千塊
我決定付息了，
想起新罕布夏就覺得安穩。
現在我住在威特蒙。

弗氏對詩的看法是：藝術是淨

化生活的，去掉一切累贅，變成一種形式；如同把一塊冰放在火爐上，靜靜地等待它的溶化。寫一首詩，要反覆琢磨，花費很多功夫，不管它存在與否，也不必顧慮它將要變成什麼。他的意思是“只重耕耘，不問收穫”，他雖然採用極普通的語言，甚至用日常口語的形式去歌頌大自然中的奧秘，但他的寓意卻很深遠，技巧看似平淡卻艱深。

很多人誤會弗氏，以為他是一個“泛神論”(Pantheism)的浪漫主義者，失望、死亡都是他的焦慮，往往毫不掩飾地裸露在讀者面前。弗氏和羅賓遜(E. A. Robinson)同是新英倫派，他將惠特曼和狄更生搭好橋樑引到現代。他們都是世紀末的形而上學和象徵主義者，他們看到頭蓋骨在皮膚下面。像愛默生、索羅和狄更生等美國作家，和十九世紀的形而上學都有關連，成為美國二十世紀詩壇上的兩大支柱——艾略特和弗羅斯特。

弗氏很喜歡寫信，以此舒解煩悶。死後，遺留在家裡的大約有一千五百封之多，其中五百封是他親筆寫的。從這些來往信件中，可以洞察他的一生經歷和思想活動，當然他不可能和通信人全部暴露他思想深處一些不可見人的東西。1966-1976十年間他的傳記陸續地出版了，讀者這才看到他的自私和嫉妒，斤斤計較和吝嗇，殘忍和狡猾，不擇手段的出版賺錢，好勝逞強，要贏得一切的狂妄。有人稱他為“討厭的巨獸”、“缺少自尊的清教徒”、“出名狂的傢伙”。對富人歧視，不喜歡“女詩人”，儘管艾

梅·羅厄爾(Amy Lowell)這位著名的意象派詩人，評論家曾竭力推薦她的第一部作品，弗氏也不認可；他也不喜歡教授學者，認為用象徵和隱喻寫作必失敗。說到底，人無完人，不論人們怎樣評論他，卻沒有影響他在詩壇上的地位。弗氏不願悲哀怨恨，縱有悲哀，也是暗自承受，不願向人傾訴。他認為悲哀就是歷史，可以在詩中如實地反映。

1936年在哈佛演講後，被譽為最值得推崇的美國詩人。他的成就雖比不上艾略特、龐德、斯蒂文森和奧登等，但他畢竟是美國重要的詩人。他自己感覺到，他在詩壇上得到榮譽的欣慰，遠遠抵不過他在家庭中遭到的慘痛深沉。他的大家庭中，有兩個子女患精神病，一個兒子自殺，另一個女兒患肺結核。只剩下四個健康人，他的妻子逝世後於1936年。家庭悲劇帶給他的悲痛是無可言喻的。對於他的文學作品，讀者各有所好，見仁見智，不可能整齊劃一。有人認為他的作品是懷舊、鄉愁。但他的詩四次獲獎並得到大多數人的肯定。

他的思想有時很反動，有時唱高調。不喜歡艾略特的《荒原》，說那是走向馬克思主義的開端。他的詩中有句：

讓黑夜更加黑暗，
讓我看不到將來，
好壞由之。

他的詩中全是他自己的世界，反現代化、反工業、反科學、反佛洛伊德。當美國在日本廣島投下一顆原子彈時，弗氏很冷靜，無動於衷地說：“這是某一種炸

黃伯飛給劉耀中信

耀中先生：

大作拜讀，佩甚！我在60年代和弗洛斯特見過幾面，第一次是他到耶魯來朗誦他的作品；第二次是我到他創辦的《麵包山頭寫作坊》做個學員，那是他剛從蘇聯回來，特意回校給同學們講：他到蘇聯和親身去到分隔東西柏林的“柏林牆”的經過。他朗誦他專為“柏林牆”寫的一首長詩，我生平聽英美詩人誦讀自己的作品——這麼長的一篇——而不用看稿的，這是“空前絕後”的一次（鐵幕消除前有一個俄國詩人來到美國在馬遜廣場讀他自己的詩，也是琅琅上口，雖然聽不懂，也能領略幾分他的豪邁的氣魄）。我和弗洛斯特只談過一兩句話，那是在寫作坊請他在他的選集上題了他的名字，後來他又再到耶魯來讀詩，我又見了他一面。再有一次，那是二十年後，只能說是憑弔了，寫作坊的校友舉辦了個返校聚會，我曾利用這個機會去看過他在附近半山中的故居，我和他的關係僅此而已。當然他的作品在與他同時的詩人的作品中，是我最為喜愛的！

先生多年來努力介紹西方詩人給中文讀者，這番工作，不談中西文化交流則已，否則，那是十分切實而急需的任務，切望多多努力為文壇詩壇造福。謹此敬祝

身健！筆健！

黃伯飛上6/27/01

彈”。他說悲傷(Grief)是有耐性的，而抱怨(Grievance)卻是不能忍耐的。

1957年，艾森豪威爾請教弗氏關於龐德為墨索里尼吹噓廣播，助紂為虐，叛國投敵的看法時，他主張釋放龐德。雖然他討厭龐德，恨不得置之於死地而後快，但他還是理智地處理這個問題。

1959年弗氏任國會圖書館“詩顧問”時，曾預言來自波士頓的甘迺迪會當選總統，對人說：甘迺迪是天主教徒，但內心深處仍是清教徒。1960年，43歲的甘迺迪通過電視辯論，展示了自己的才華，以14,000張選票之差，擊敗對手尼克松，在就職典禮上邀請弗氏，朗誦他的一首名詩〈徹底的禮物〉。詩主要是說，美國地大物博，源自英國，人民只要擁有自己，就能有土地主權，至於藝術則像原始拓荒時代似地去開拓，“才能有”她的將來。朗誦時為迎合甘迺迪的安排，將“才能有”改為“將能有”（“would”改成“will”）。朗誦的原文如下：Such as she was, such as she would become, has become, and I——and for this occasion let me, change that to what she will become。因為是名詩，誦後馬上得到全國觀眾的熱烈讚美。

1962年九月，甘迺迪利用文人來維持自己的政治聲望，派弗氏去蘇聯觀光，並會見赫魯曉夫。弗氏認為美蘇應該合作，預見赫氏會同意及支持。這一次訪問，是弗氏生活裡最光榮的一頁。

蘇聯最高當局將弗氏安排在高加索山脈上的一所別墅內，天氣酷熱很不舒服。有一天晚上等赫氏接見，遲遲不到，等他已換上

睡衣就寢，赫氏抵達時他卻來不及更衣了。赫氏當然不介意。他們談笑風生，長達一個半小時。

赫氏並沒想到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詩人，出身竟和他一樣，是個農夫。弗氏對赫氏極為欽佩，認為他既懂詩又懂政治，而美國人是自由人，過於自由，也就不會打仗了。赫氏同意他的看法。弗氏也認為自己完成了為美蘇之間溝通的任務。對此，甘迺迪的反應似乎不以為然。所以當弗氏回國後，甘迺迪並沒請他去白宮報告這次會見經過，弗氏感到非常遺憾。

弗氏有一首著名的詩〈沒有走過的路〉，主要說人生有兩條道路，一條是尋常人走的，另一條是無人走過的。但他寧可走那條沒人走的路。說明他與常人不同。曾記得《博伽梵歌》內說，所有的路，皆能領到神的地方，“條條大路皆通神”，這充份表明了弗氏的個人主義。

弗氏一生獲得劍橋和牛津兩校的博士，以及其他各種名譽學位，共計四十四種。當美國趾高氣揚的時候，他是美國本土最崇高的詩人！他自己的禁慾主義和家庭的不幸卻沒法得到解脫。他是十九世紀的人，不認同精神分析學說，卻非常懼怕精神分裂症。曾說：幽默是表面的，只有寫詩，才能克服煩惱。

作者欣聞華文名詩人黃伯飛曾與弗氏交往，這也許是一個中國海外主要詩人和美國的桂冠詩人文化交流有歷史性的第一次。筆者特此向黃飛先先生敬禮！

附錄：

詩訊

●第六屆國際華文詩人筆會於2001年8月19至24日在中國北方海濱城市大連成功召開。與會百餘位詩人來自世界十六個國家和地區，北美詩人前往參加者有：洛夫、鄭愁予、非馬、潘郁琦、王性初、遠方、陳銘華等。會後，洛夫、許世旭、熊國華、森·哈達、潘郁琦、王性初、陳銘華等又應瀋陽文聯及《詩潮》雜誌之邀，前往瀋陽與當地詩人交流座談並參觀瀋陽故宮博物館、張學良舊居、九一八歷史博物館等名勝古蹟。

●新大陸主編、詩人陳銘華於大連、瀋陽會議後經北京回美，逗留北京期間，曾前往拜訪九葉詩人之一的杜運燮先生，並與詩人臧棣、孫文波、西渡、樹人、向雋、劉波、世中人、李雲楓、劉強本等歡聚和擬定下往後長期交流的計劃。

●南加大教授、詩人張錯於九月初應香港城市大學之邀赴該校客座。

●重慶詩人冉莊今年八月抵達洛杉磯探親訪友。

●由重慶詩人張智主編的《國際漢語詩壇》中英對照本總22，23期今年八月出版。

●著名現代詩人洛夫長詩《漂木》今年八月由台北聯合文學出版。

●台灣女詩人薛莉詩集《詩花盒子》今年七月由台北爾雅出版社出版。

●由南京大學教授、詩人張子清翻譯，美國杰夫·特威切爾校對的英國詩人特德·休斯詩集《生日信札》已於今年一月由南京譯林出版社出版。

●北京詩人孫文波詩集《孫文波的詩》今年七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北京詩人臧棣詩集《風吹草動》已由中國工人出版社出版。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5.00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2 溫柔 \$5.00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5.00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寅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遠方、陳銘華、達文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已出版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已出版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 陶	已出版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